

## 唐宋茶诗词中的三种品茶意境

朱海燕<sup>1</sup>, 王秀萍<sup>1, 2</sup>, 刘仲华<sup>1\*</sup>, 刘德华<sup>1</sup>, 施兆鹏<sup>1</sup>

(1. 湖南农业大学教育部茶学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 湖南长沙 410128; 2. 福建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 福建福安 355015)

**摘要:** 以唐宋茶诗词为研究材料, 深刻地阐述了唐宋茶诗词中的三种品茶意境: 一是“有我无茶”之境, 是“我”寄情于茶的和美意境, 二是“茶我同一”之境, 是“我”与茶融合为一整体的和美意境; 三是“无我无茶”之境, “我”与茶都已融入了天地之间, 世界一片空灵, “万物与我同一”, 亦即“天人合一”的最高和美意境。

**关键词:** 诗词; 茶; 品茶意境; 唐代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9)02-0087-03

### Three Artistic Conceptions of Appreciating Tea in the Tea Poems Writte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ZHU Hai-yan<sup>1</sup>, WANG Xiu-ping<sup>1, 2</sup>, LIU Zhong-hua<sup>1\*</sup>, LIU De-hua<sup>1</sup>, SHI Zhao-peng<sup>1</sup>

(1. Key Laboratory of Tea Science of Education Ministry,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2. Tea Research Institute, Fuji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Fu'an 355015, China)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ea poems writte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were studied as primary materials to profoundly interpret three artistic conceptions of “harmony” beauty of appreciating tea in them as follows: the first is called “tea and me”, which was the conception of involving human in tea; the second was a conception of “tea integrating with me”; the third was the conception of “no tea no me”, which means the incorporate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among tea, human beings, the nature and the societies.

**Key words:** poem; tea; artistic conceptions of appreciating tea; Tang and Song Dynasty

一代美学大师宗白华认为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是:“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sup>[1]</sup>。在茶的审美过程中,在感官体会茶的形、色、味、香之美的同时通过极其复杂而又微妙的心理活动,对茶之美由浅入深,逐步感受、体验而把握内在精神,最终达到“和”美境界。唐宋茶诗词中的品茶境界可以分为“有我无茶”、“茶我同一”、“无我无茶”三种。

#### 一、有我无茶

有我无茶,就是茶人在品味茶中观照人生,使茶成为主体的某种情趣衬托和思想感情的载体。亦同于

王国维在谈诗词“有我之境”时所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sup>[2]6</sup>。反映这种境界的诗词,其特征是:作者从赏心赏茶出发,然后游心于茶味之中,寄托作者的情感,从茶中感悟世事的无常与沧桑,从茶中体会人间的亲情与友情,从而让审美主体心灵舒放,达到审美主体的情感与茶相融的“和”美意境。

秦观《茶》就是此类意境的茶诗词:“茶实嘉木英,其香乃天育。芳不愧杜蘅,清堪掩椒菊。上客集堂葵,圆月探奁盃。玉鼎注漫流,金碾响丈竹。侵寻发美鬯,猗猗生乳粟。经时不销歇,衣袂带纷郁。幸蒙巾笥藏,苦厌龙兰续。愿君斥异类,使我全芬馥”<sup>[3]683</sup>。诗人首先高度赞扬茶:“芳”不逊“杜蘅”,“清”可比“椒菊”,以象征美好的“杜蘅”和高洁的“椒菊”衬托出茶之美,准确把握茶外在“幽芬”和内在“清雅”的特质。接着对烹茶的过程进行了描述:金碾磨茶粉,玉鼎来烹注,茶碗中泛起茂盛的汤花,与友相聚品茶是无比的快乐与舒畅。然后提出对当时“入

收稿日期: 2009-04-10

基金项目: 湖南省重大科技专项(2005NK1003)

作者简介: 朱海燕(1971-),女,湖南双峰人,博士。\*通讯作者: larkin-liu@163.com。

贡者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即在茶中添加香料风尚的极力反对。“愿君斥异类，使我全芬馥”，为了保持茶的洁性，作者认为不能在加入“异类”，这无疑是对茶内在精神“清”的准确把握。诗人观茶动情，将自己的心志寄寓于品茗之中，生发对生活理念的深沉思索：红尘纷杂，唯有不与“异类”同流合污，才能实现自身的高洁之志。诗人秦观生活在茶风盛行的宋代，当时品茗会友是文人们的常事，作者选取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题材，语言“清新妩丽”（王安石评秦观诗语），展现生活情趣，流露诗人“心声”。

再如苏轼《和蒋夔寄茶》：“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扁舟渡江适吴越，三年饮食穷芳鲜。金盞玉脍饭炊雪，海螯江柱初脱泉。临风饱食甘寝罢，一瓯花乳浮轻圆。自从舍舟入东武，沃野便到桑麻川。剪毛胡羊大如马，谁记鹿角腥盘筵。厨中蒸粟堆饭瓮，大约更取酸生涎。柘罗铜碾弃不用，脂麻白土须盆研。故人犹作旧眼看，谓我好尚如当年。沙溪北苑强分别，水脚一线争谁先。清诗两幅寄千里，紫金百饼费万钱。吟哦烹嚼两奇绝，只恐偷乞烦封缠。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改姜盐煎。人生所遇无不可，南北嗜好知谁贤。死生祸福久不择，更论甘苦争蚩妍。知君穷旅不自释，因诗寄谢聊相饒”<sup>[4]110</sup>。首句表达了作者“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泗州僧伽寺塔》），然后描写了因生活的颠簸辗转，来到了饮食习俗迥然相异的东武，在这种仕途失意、生活艰苦的境况下，有好友相慰寄来极为珍贵的茶，诗人由衷感激，并因茶在南北方相异的饮用方式（遭遇）引发了对自己坎坷人生遭遇的感慨，认为生死祸福是难以选择的，人生应随遇而安，根本没有必要在意生活的富庶和困苦与否，正因为有此豁达的襟怀，才能“无心”于仕途的得失，生活的贫富，从而使诗人的心灵从尘俗的困扰中超脱出来。

沈德潜《说诗碎语》：“诗贵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sup>[5]</sup>。在“有我有茶”的境界中，诗人们通过对茶的审美，或是茶事活动的描述，表达的是更深远的精神情韵。再如张扩《碾茶》：“何意苍龙解碎身，岂知幻相待微尘。莫言椎钝如幽冀，碎璧相如竟负秦”<sup>[4]168</sup>以茶饼粉身碎骨为喻，高度赞扬蔺相如那种为伸张正义，不畏强权，敢于抗争、勇于献身的豪迈情愫。

综上所述，在“有我有茶”的境界中，作者只是在品茶味茶中，观照自我，洗涤心灵，求得生理上的快感和精神上的畅适，体悟茶道的内在情韵，依然不

能完全摆脱自我，也就是说，没有将“我”与“茶”融为一体，还未能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 二、茶我同一

苏轼《书鄱陵主簿所画折枝二首》曾云：“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sup>[6]</sup>。瘦竹、幽花与幽人、处女物类的质性迥异，而观瘦竹感受幽人的韵致，赏幽花如见处女的姿容，摄取象外的精神，意味便觉无穷，得到精神上的启发。茶我同一，即在品味茶的境界中，以感官的体验为基础，展开心灵的感悟活动，从茶性中品味到人格与精神，心神与茶达到精神的沟通和契合，茶的精神即人的品德，人的精神亦是茶的品德，从而达到茶我同一的“和”美境界。这一境界的特征是：审美主体以一种纯任自然，不染丝毫尘俗的心态来品味茶的真本状态，致力于自我回归，达到茶亦是我、我亦是茶的“同一”境界。

苏轼《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诗云：“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sup>[3]672</sup>。诗人在一种纯任自然的状态中品味茶，生长在云蒸霞蔚的仙山之上，因而天生丽质，不用任何粉饰，肌骨自香。在明月高挂的静谧夜色中，作者把自己与玉川子卢仝相提并论，体会出茶的仙灵之性。最后以一句“从来佳茗似佳人”将茶比作佳人，诗人通过塑造的佳人形象“观照”自己的德行。作者心目中理想的佳人：外表脱俗清丽，更为重要的是心灵的纯洁、情操的高尚，胸襟的宽广和气度的脱俗。而佳人又何尝不是作者对自己人格的观照呢？茶与人已经合为一体，佳茗与佳人已不分彼此，此时诗人和茶达成精神上的互通，人从茶中得到心灵的洗涤，得到了精神的净化，茶的清香和内蕴的品德也在虚静中创造了一个本真的“自我”，这个“自我”与现实中的“我”的精神相融，从而达到“茶我同一”的和美境界。

唐代吕岩《大云寺茶诗》也体现了此种意境：“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兔毛瓯浅香云白，虾眼汤翻细浪俱。断送睡魔离几席，增添清气入肌肤。幽从自落溪岩外，不肯移根入上都”<sup>[7]49</sup>。诗篇先声夺人写出茶是僧人经过精心制作而成，品质无与伦比，点出了茶叶之美。在茶的烹煮过程中，茶汤初沸时汤面冒出如虾眼状的水泡，细细的波浪涌动，盛茶的器具是珍贵的兔毫茶盏，汤色洁白如云，芳香沁人心脾。

茶的功效又是如此之大，饮过之后，睡魔早已不见了踪影，“一杯永日醒双眼”<sup>[3]658</sup>，清香浸入肌骨，洗去了心中的尘污，“当能变俗骨”<sup>[4]93</sup>让人心神清爽。如此尽善尽美的茶宁愿独自生长在溪岩边，也不愿移根去京都，这是令当时士人无比敬佩的品行！正是在这一层层深入了解与观照中达到“茶我同一”：茶品质绝伦，却愿幽居溪岩，亦是“清高才子”宁可隐居山林修道，也不愿落入纷乱红尘之中的诗人之自我写照。此外，杨万里“故人气味茶样清，故人风骨茶样明”<sup>[8]202</sup>完全将茶品与人品融于一体，是茶比人？还是人喻茶？在诗人心中，“茶”“我”已无彼此。“茶我同一”的意境中，茶与“我”虽已如影随形，但是，这只是人领悟茶内在的深层意蕴的精神活动，仅是相合的状态，仍未完全归复根本，达到忘我之境。

### 三、无我无茶

“无我”是庄子的一种体道方法，庄子曰：“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庄周化蝶的故事巧妙阐释了“忘我”的意境。王国维论无我之境时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sup>[3]</sup>，这就是强调要消除物我界限，达到非彼非此，非我非物，物我相生的境界，体现在品茶境界中就是一种“无我”的精神状态，就如苏轼论北宋画家文与可画竹：“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它消除了物我的对立，达到了契合自然，心纳万物的境界。此种境界的特征是：“我”与“茶”已融入了大千世界，万物与我同一，此时天地一片空灵，为品茶的最高境界，这类诗在唐宋诗词中也不乏可陈。如黄庭坚《品令·茶词》<sup>[8]130</sup>：

风舞团团饼。恨分破，教孤令。金渠体静，只轮慢碾，玉尘光莹。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

味浓香永。醉乡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此词开首写茶之名贵，宋初进贡茶，先制成茶饼，然后以蜡封之，饰以龙凤图案。皇帝往往以分赐龙凤团茶示宠，足见茶之珍贵。接着描述碾茶，唐宋人品茶，十分讲究，须先将茶饼碾碎成末，经过精细加工，碾成琼粉玉屑，以水煎之，水沸如松涛之声。煎成的茶，清香袭人，未及口品，已酒醒神清。换头处以“味浓香永”承接前后。正待写茶味之美，作者推陈出新：

“醉乡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此句原本出于苏轼《和钱安道寄惠建茶》：“我官于南（时苏轼任杭州通判）今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胸中似记帮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sup>[6]668</sup>。作者用“灯下”、“万里归来对影”烘托品茶的氛围，意境又得以升华，形象也更为鲜明。通过“妙悟”将品茶的美妙意境喻为故人万里归来，那种相视无言，但心意相知相通的美妙神奇的心境。这正是“万物与我同一”的佳作，茶何处？我何处？唯有一种灵动的快乐充满心中。此外，黄庭坚在其它茶诗词中也多有此种意境的表达，如《戏答荆州王充道烹茶四首》<sup>[6]680</sup>，其三：“香从灵坚垄上来，味自白石源中生。为公唤觉荆州梦，可待南柯一梦成”。其四：“龙焙东风鱼眼汤，个中即是白云乡。更煎双井苍鹰爪，始耐落花春日长”。诗中不仅展示诗人对家乡名茶“双井苍鹰爪”的钟爱，还落脚实处，赋予茶以无上的灵性。香从“灵坚”来，味由“白石”蕴，写出了茶的不凡。“龙焙东风鱼眼汤”，写出作者深谙茶艺，深得品茶“三昧”，在茶的品饮中作者忘却现实，神游荆州困境之外，进入南柯之梦，在茶中找到愤世嫉俗和逃避现实的契合点。诗人在品茶中看空了功名勋业，不再患得患失，呈现出一种坦荡平和，空灵淡泊的意境。在香而淡的茶中，将功名富贵视为南柯一梦，以解脱心灵的困境。“个中即是白云乡”，“始耐落花春日长”展示诗人对人生百年繁华如浮云的感慨，这些都显示出作者达观、淡泊而高雅的情趣，并且在茶的审美中把自己与山水乃至宇宙融为一体，心也随之返璞归真，回归自然，达到忘我的意境<sup>[9]</sup>。

其他诗人亦有不少“无我无茶”品茶境界的描述，刘得仁《夏夜会同人》：“沈沈清暑夕，星头俨虚空。岸帻栖禽下，烹茶玉漏中。形骸忘已久，偃仰趣无穷。日汲泉来漱，微开密筱风”。品茗的时光是如此快乐，令人如痴如醉，早已忘记“形骸”的存在。正是在“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庄子·应帝王》）的人与自然和谐之中获得精神的无比愉悦。可见，在“无我无茶”的境界中消除了现实主体与终极客体的界限，解决了色、空、生、死等人生的基本问题，这正是禅的宗教图式：“真如妙体，不离生死之中；圣道玄微，还在色身之内。色身清净，寄住烦恼之间；生死性真，权在涅槃之处。”（《楞伽师资记序》），

（下转第106页）